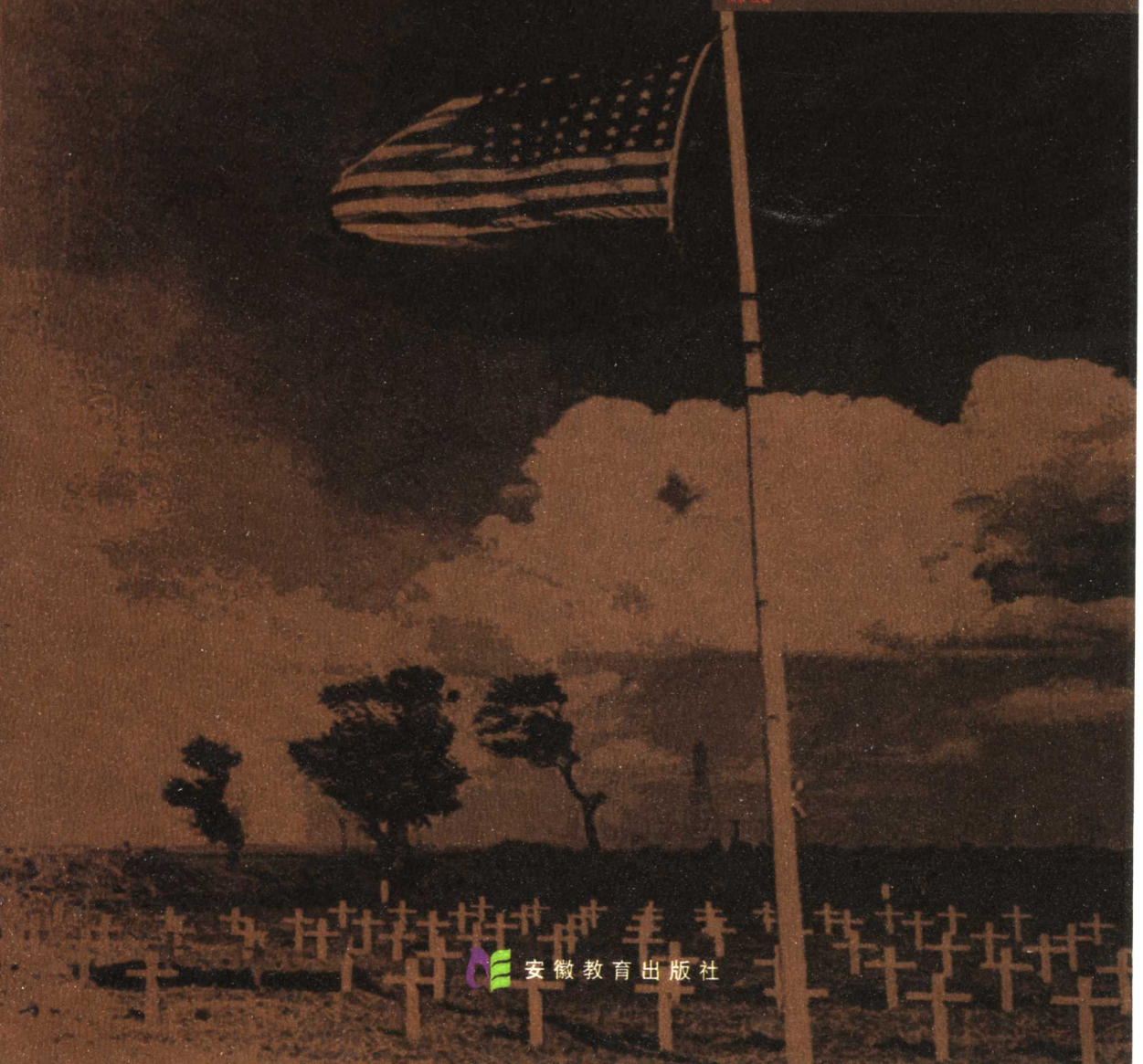


DEATH ON HELL CAMP

死亡战俘营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 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DEATH ON HELL CAMP
死亡战俘营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战俘营 /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9

ISBN 7-5336-4448-4

I. 死... II. 中...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

—史料 IV.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5790 号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

监 制: 张宁 魏斌

制 片 人: 王新建

主 编: 盛振华

策 划: 邓建永

责任编辑: 包云鸠 郭佳佳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 编: 230063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天添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北关闸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48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01 - 8 000

定价: 25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纠

www.ahep.com.cn **HTTP://WWW.AHEP.COM.CN**

序言

为了 60 年前的记忆

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根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创作的抗战题材纪录片编辑的“战争调查”丛书：《死亡战俘营》和《滇缅大反攻》，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

60 年前的 8 月是一段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的岁月，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 100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60 年过去了，亲身经历过当年战争与伤痛的人正越来越少。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今天人类共同追求的主题时，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自栏目一开播，就把抗日战争的内容作为栏目的重点选题，积极组织创作力量，搜集资料，策划选题，进行了大量的前期采访和调研，以严肃负责的精神，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人物，从而为观众奉献出了近 50 集的以“抗战”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

这些节目，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处心积虑侵略蚕食中国的，中国人民又是如何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在本书第一辑《死亡战俘营》中，有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向东北大量移民的《掠食者——日本移民东北揭秘》；有揭露汪精卫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的《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有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为阻滞日



军进攻,被迫炸毁黄河堤坝,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花园口事件》;有表现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被关押在沈阳战俘营的《战俘存亡录》;也有中国军人跨海出征,与英美联军并肩打击德国纳粹的《鏖战大西洋》。

在本书第二辑《滇缅大反攻》中,有反映敌后作战的《忻口战役》、《铁与血——山西牺盟会暨新军记寻》、《勇者无敌——铁道游击队传奇》;有全景式表现中美军队联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战场抗日运输大通道揭秘》;也有破解日本神秘货船“阿波丸”被击沉之谜的《打捞“阿波丸”》。

在组织创作这些节目的时候,我们没有从泛泛的编年史出发,而是把精力和重点投注到那些或鲜有报道、或意味深长的事件和人物当中,抓住其中最具有特点的

本质,条分缕析,以丰富的细节、生动的故事和极其珍贵翔实的影像资料再现当年的历史情景,为当代观众提供一个客观可靠的参照系。

我们坚信,历史就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这套丛书,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更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使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制片人

王新建

2005年8月

目 录

序 言	001
第 I 章:死亡战俘营	001
第 II 章: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	053
第 III 章:掠食者——日本移民东北揭秘	091
第 IV 章:花园口事件	129
第 V 章:鏖战大西洋——中国海军赴英参战纪实	141

第 I 章

死亡战俘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日本共有上百个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统计,在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是 1.2%;而在亚洲战区中国沈阳的一座日军战俘营里,盟军战俘的死亡率竟是 16%!《死亡战俘营》关注的则是在那个惊人的统计数据背后,那些从巴丹“死亡行军”里幸存的盟军战俘是怎样跋涉千里来到中国的;脱离了血雨腥风的战场,手无寸铁的战俘依旧不断地在日本人面前死去,幸存者又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的……

被俘

罗伯特·罗森道尔 (Robert Rosendale):

我们不知道会成为战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也没有想过他们会要杀了我们，只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带到监狱或什么地方，也许用作交换。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奥利佛·艾伦 (Oliver Allen):

我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交出了所有让交的东西，堆放在一个大大的武器堆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身上还有一个手雷，我也没听错什么，我真地吓坏了，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局面……



▲珍珠港

1941年12月25日，对于20岁的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九轰炸大队机械师上士奥立佛·艾伦来说，这是第一次在离美国万里之遥的菲律宾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令他终生难忘。虽然大家都在谈论着圣诞大餐上的火鸡和圣诞饰物，圣诞晚餐却是两个人分用一听豆罐头。可怜的晚餐只是厄运的开始，随后的4年里，艾伦不仅要面对饥饿，还要经历战俘噩梦的生死考验。

1941年12月7日，美国历史的耻辱日。这一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遭日本空军偷袭，美国损失了6艘战列舰、310架飞机和2400名士兵。灾难在继续，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10个小时，部署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277架飞机还未升空，便被日军摧毁了多半，其中有刚刚从美国本土运

◀奥利佛·艾伦



◀克拉克基地
总部

来的35架新型轰炸机B24“空中堡垒”。

艾伦回忆说,第一天,我们在克拉克基地的飞机就被全部摧毁了。在南部的泯达那沃岛上还有19架飞机幸免于难,但是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们遭到轰炸时,有一两架飞机曾经前来克拉克基地,机长罗登道尔和他的机组起飞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从那开始,我们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地面负责维修飞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也目睹了这一幕。他说,



◀罗伯特·罗
森道尔

我们的飞机已十分陈旧,全都被摧毁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补充。

克拉克基地被击毁,对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在后来进攻菲律宾的作战中,它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半个月后,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北部的林加延湾登陆并迅速发动攻击,骄傲自负的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将,命令他手下的两个菲律宾师在海滩上迎击并打败来犯的日军。

麦克阿瑟将军低估了他的对手。由本间雅晴中将率领的日本进攻部队,拥有两个精锐师团——第十六和第四十八师团,由曾经在中国打过仗

▶麦克阿瑟



▶本间雅晴





的老兵组建而成。重要的是,日军可以出动台湾岛上的轰炸机对已经丧失空军力量的美军实施空中打击。未经充分训练、装备很差的两个菲律宾师在林加延湾的海滩上同本间雅晴的两个能征惯战的师团遭遇了,在日军陆海空部队的猛烈攻击下,美菲联军迅速溃败,沿着3号海岸公路向首都马尼拉撤退。另一支7000人的日军在马尼拉南面的拉蒙湾登陆后,开始逼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麦克阿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决定放弃马尼拉,退守到西面的巴丹半岛。

美菲联军在巴丹半岛的纳地布山重新布置了防线。这时,原本是航空兵的罗森道尔和艾伦也被命令拿起步枪,分别部署在这条防线的东西两翼。艾伦说,我们来到巴丹前线,只

是简单地进行了一些训练,发给我们步枪,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多少知道一点儿怎么开枪,不过有些战士根本不懂。就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些物品,有一双袜子和一些内衣。我们被告之不会离开太久,几天后就能回来,事实是我们离开后一直待到了战争结束。

美菲士兵在向南方逃跑的过程中,丢掉了他们急需的大部分军需给养。巴丹驻守士兵每天只有一半的粮食供给,他们没有鲜肉和水果,所带的大米只够维持20天。更糟糕的是,各种药品严重不足。在营养不良和热带气候条件下,包括疟疾、坏血病和痢疾等疾病开始在联军里蔓延。到了3月底,医院每天要收治500位患疟疾的病人。指挥美军北吕宋部队的乔森那·温莱特将军后来写道:“持续的饥饿,夜以继日的湿热空气,令人望而生畏的疟疾和伤病员不断的呻吟声残酷地折磨



►温莱特

着我们这些人。”

罗森道尔说,人人都生了病,没有弹药也没有食物已经好多天了。有的人饿死了,我们没有了补给,就待在那里被孤立起来,得不到任何补给。

巴丹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麦克阿瑟在守卫菲律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让部下并不喜欢他。为了讽刺他老躲在防线后头,士兵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防空洞里的道格”。但在美国国内,麦克阿瑟却被当作英雄受到称颂。

相对于1941年盟军在各大战场的大溃败来说,似乎只有巴丹保卫战是一个例外。因此,各家报纸都在称赞美国在巴丹的防卫战和指挥这些英勇守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虽然菲律宾的陷落在所难免,但罗斯福总统认为,麦克阿瑟这位国家英雄不能牺牲在那里。3月12日,麦克阿瑟奉罗斯福的命令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他走时向留守巴丹的部队发誓:“我还要回来!”尽管后来这句话在战争中激励了美国守军的斗志,但对于这支疲惫不堪的美菲部队来说却毫无意义,在这些守军将士的眼里,是司令官撂下他们自己逃跑了。

美菲部队的指挥权被交到刚刚被提升为中将的乔森那·温莱特手里,



▲罗斯福

尽管他明白末日为时不远,但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走进克来吉多岛上麦克阿瑟的指挥部,并任命爱德华·金少将为巴丹前线守军司令。

艾伦说,我们后来撤到了后备防线,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巴丹战场的司令金将军。金将军得到的命令是要我们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这是麦克阿瑟在离开时的命令:不许投降,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爱德华·金
将军

爱德华·金将军指挥美菲守军在



巴丹半岛南面击退了日军几次登陆行动后,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灾难。4月初,日军的两个新来增援的师团到达菲律宾。4月3日,日军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温莱特下达了全线反攻的命令，可他的部队无法服从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此时，巴丹守军每天只能吃进不到1000卡路里的食物，“身体就是不动也不足以维持生命”。前线部队中有80%的人患了疟疾，75%的人得了痢疾，35%的人得了脚气。前线已经彻底崩溃。



▲美军向日本投降，并交出了巴丹半岛

面对日军无休止的梯次进攻，爱德华·金少将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4月9日清晨，他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并神情忧郁地告诉大家，麦克阿瑟将军不允许温莱特将军投降，是我违抗了军令，与温莱特将军无关。



►投降的盟军

这一天，巴丹半岛陷落。

罗森道尔说，我们接到命令说，巴丹的东侧防线已经崩溃，日本人已经开进。金将军已经投降并把巴丹交给日本人。我们要销毁自己的武器，然后去马里韦莱斯机场报到，我们也就这

样做了。艾伦说，金将军举着白旗前去会见了日军，并交出了巴丹半岛。金将军和后来跳伞到沈阳的人一样，拯救了许多士兵的性命。罗森道尔又说，我感到意气十分低落，非常气馁，只好销毁了武器，同其他人一道走了出去。我们没有得到过指示应该如何面对日本人，也没有受到过如何作战俘的培训，就成了战俘。现在如果有被俘应该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教育，当时我们不懂得这些，我们是无辜的羔羊。



◀巴丹陷落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75000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12000



◀“死亡行军”

艾伦说,日军把我们赶到路上,我们刚好来到一个飞机跑道的前面。这个机场只是一些小飞机用的,时开时关,是后来才修建的,可能没有谁真的在这里起降过;跑道很短,可能只有那些老式的P40战机才能用。当我们在这里列队集合后,长长的队伍坐了下来。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他们的炮兵调到我们的后面,因为我们离克来吉多的距离并不远。

由于此时日军尚未攻克克来吉多岛上美军最后的防线,并遭到美军炮火的猛烈抵抗,所以,日军试图将这些战俘作为挡箭牌,来掩护日军的进攻。艾伦当时位于队伍的最后一排,日军命令他们原地坐下。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令艾伦心惊肉跳的事情。艾伦回忆说,坐下后我盘起腿,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我自己的事,我还以为是腿下面有块石头或什么东西,就伸手去摸,结果却摸出来一个手雷。天哪,我的手里拿着手雷,而日本兵就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我把手雷递给了他,他也就接了过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过手雷以后,就跑开了,跑向了40或50尺以外的一个日军岗楼。我想这回总算了结了,也该了结了。艾伦此刻觉得自己肯定会受到日军的严厉惩罚,甚至是最糟糕的事情。

名。美菲俘虏被命令向东海岸的玛丽韦莱斯机场集中,然后从那里转到106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这是美军建军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也是美国200多年来遭遇到的最大一次军事失败!

战斗仍然在继续。本间雅晴将军决心给南线战役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动用100门大炮包围了小小的克来吉多岛,并接连进行毁灭性炮击达3个星期之久。仅5月4日一天,就有将近16000发炮弹倾泻到岛上。岛上美军的末日已经来临。5月5日上午10点,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俘获这么多的俘虏。

艾伦说,你信不信,就在他拿走手雷的一眨眼的工夫,克来吉多方面就射来了炮火,第一批炮火刚好打到了我们队伍的边上。这时,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撒腿四下逃散。你猜怎么着?我竟然是第一个跳起来跑的人。我跑了大概有两英里,我想我大概创下了一个记录,我跑了这么远竟然没有看到其他人。这要是被炮火击中那可就太冤枉了。没有人伤亡,后来就没有再开火,一共持续了不到5分钟。我也算是了结了,没有再看到那个拿走手雷的日本兵。这就是1942年4月9日的下午,发生在我被俘30分钟之后的事。

这次意外的死里逃生成为艾伦行军的开始。第二天,75000名战俘在1000名日军的押运下,踏上了去往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路途。这次行军后来

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

艾伦回忆说,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叫起来,重新上了路,排成排,这就是死亡行军的开始,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后来被叫做死亡行军,当时只是称它为行军。出发时我们站成4列长排,队伍站得稀疏,绵延很长。罗森道尔说,日本人把战俘分成群,估计是100人一群,我也不十分清楚。他们把战俘列成队,数够数就带走了。日本卫兵只有几个人负责看押,因为他们每隔几个小时就轮换,而战俘们则要继续行走。

根据日军的方案,押送俘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1000名日本士兵押运俘虏徒步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日军野战输送部在那里准备200辆卡车,进行第二阶段的押送。他们准备用卡车将战俘送到圣费尔南多的火车站,最后用火车将战俘运至奥德内尔战俘营。

日军野战输送部的计划看起来似乎很完善,在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的线路图上,还标有几所急救站。本间雅晴认为,从马里韦莱斯徒步到巴兰加会很轻松,战俘们的口粮也等到巴兰加再发,有饥饿催促,他们会尽快赶到预定地点。于是,本间雅晴中将在这份“完善”的计划上签了字。然而,在过去的5个月里,战俘们始终被饥饿和疾

▼“死亡行军”
路线图



病所困扰,身体状况十分糟糕,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本间雅晴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罗森道尔说,整个5天的行军中每人只分得一个米饭团,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食物。

更重要的是,战俘们得不到水的足够补充,日军一天只为战俘提供一次水。4月的菲律宾气温高达30多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由于缺水,原本虚弱不堪的战俘们陆续倒下。每一位活着的战俘都知道,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艾伦说,有一些人饿死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缺水。当时听说沿途会有许多公共水井,也确实有,美国人曾经帮助菲律宾人在这种流水井的周围铺上石头,这种流水井需要有水泵加压。见到了第一个井的时候,我说:“到了!”我很高兴处在队伍的前部——那颗手雷让我跑得比较靠前。我飞快地跑了出去,满满地装了一盒水,心想:“伙计,这下子我可妥当了。”可就在这时,一大群人把我结结实实地撞翻在地。我刚站起来又被另外的人撞到,最后被踩踏了好一会儿,我才挤了出来。

缺水把战俘们逼到了疯狂的边缘。每到一个小水井时,战俘们再也顾不上许多,战友之间为了抢水而发生的

冲撞,已经成为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

艾伦想,这样下去恐怕根本弄不到水,我得再想办法。所以,行进到下一个水井的时候,我箭一般地飞跑出去,搞到一点水以后,趁着还没有人拥挤上来,迅速离开。大家都太渴了,所以才互相拥挤、踩踏,这样一来谁也喝不到水,可是大家都已经疯狂了。好在我是在队伍的前面,我比别人跑得快,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壮或有力气,而是幸好我没有生病,才设法跑到了队伍的前端。

战俘队伍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蛇,沿着巴丹东侧的公路向北前进,不时有零散的士兵从密林里走出来,默默地加入到蠕动的队伍中。对面,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不时有卡车拉着日本兵驶过,他们是来进攻克来吉多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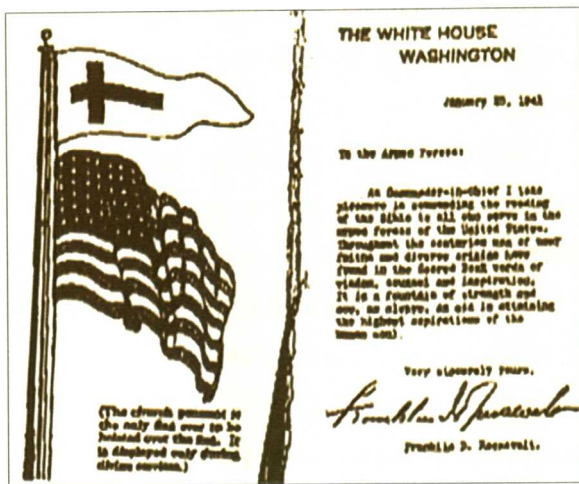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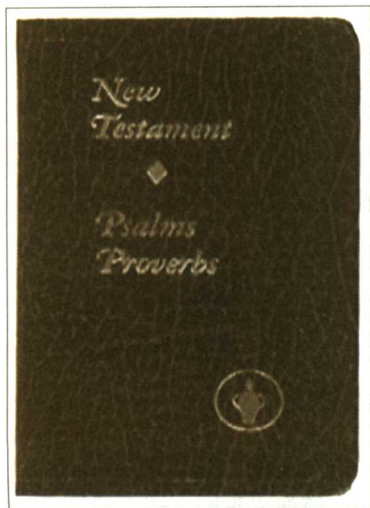
罗森道尔说,我遇到一个日本军官开着一辆美国军车,车子陷进了一个坑里,他用英语叫嚷着:“我需要一个司机。”我第一个来到了他的近前,我是跑着去的。日本军官的英语讲得和我一样好,他说他去過哈佛,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现在他需要一个司机。“我陷在这了,你会开这个车吗?”我说我会,我把车子倒出了坑,拉上他一起去了他要去的方。

然而更多的人就不像罗森道尔那

样幸运了。日本士兵从小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人人都认为在战场上投降是最大的耻辱。在日军发给士兵的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有辱皇军，二连累家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所以，在日本士兵看来，投降的盟军战俘不应该受到优待，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军人的荣誉。于是，战俘们的灾难开始了。

艾伦说，许多日本兵从路的另一侧走过来，窜到我们的队伍中间，开始搜身。他们把我们的饭盒抢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用枪托把饭盒砸扁，再还给我们……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场面，他们把我们的帽盔抢走，弄坏后扔掉。

当时，许多战俘身上都有一本《圣经》，上面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笔签名。



▲有罗斯福总统签名的《圣经》

名，它是军方作为礼物送给士兵的。艾伦身边也有一本。艾伦说，第一天出发后，太阳还没有升起太高，他们把我叫了出来，开始搜身。日本兵发现了《圣经》，他看了看把《圣经》还给了我——他没有打开翻看。我把《圣经》放回口袋中，这样我保留下了一些被他放过的小照片，我当时把它们夹藏在《圣经》里，是一些家人的照片。过了不久，我又被搜身，他们又发现了我的《圣经》，还是被他们放过了。到现在我还留有那本小《圣经》，这是战后我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现在还放在家里。看来最灵验的上帝就是我心中的上帝——我这样想是有理由的，我一生中经历的东西太多了。

这本《圣经》支撑着艾伦继续前行。战俘们顶着烈日，赤脚走在滚烫的

◀《圣经》封面

沙土路上，沿途再也没有饮用水和食物，他们只能用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向前走去。

罗森道尔所遇到的日军军官是负责搜索阵亡日军尸体的，日本人把那些在巴丹战役中阵亡士兵的手指切下一截或者割下一缕头发，放到小盒子里，然后运送回日本，目的是让这些死去的灵魂能够回到故里。

这样，罗森道尔又一次回到了巴丹，在日本人的监视下，用卡车将那些战死的日本士兵尸体运送回日军驻地。罗森道尔说，他们把我留在卡车上，留下一个日本兵在我身边，其余的人进了丛林，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些木制的小盒子，方方正正的。它们都用白布包着，上面还写着日文，我估计那是尸体的名字。他们把这些盒子放到一个托盘上，两个人抬着，这些东西被运回到驻地，盒子就不见了，我估计是运送回日本了。

“死亡行军”漫长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艾伦回忆说，第一天行军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9点钟。他们把我们搁置在一个仓库，在一个小镇的边上。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只知道他们硬把我们往里面塞，直到塞得人连站着都站不下了。那边有很大的

锅在做饭，冒着热气，日本人做了很多米饭。我说这下可好了，就需要这个东西呢，他们在给我们做米饭。后来我们看到锅里的米饭不见了，米饭没有了，可是也没有到我们的手上来。原来那是做给他们自己吃的。我们只好尽力睡觉了，坐不下就站着。

整整一夜，艾伦和同伴们都在饥饿中站立着。第二天，天刚刚亮，战俘们又上路了。一切还和第一天一样，日本兵从路的一侧过来，战俘们从另一侧过去。只不过艾伦有幸赶上了一辆卡车，于是，他和一些战俘挤上了这辆车。艾伦说，它刚好停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一辆空车，大伙又是一阵拥挤，我也在其中，挤上了卡车。眼看着我们离开了先前的队伍，快要追上前面的一支队伍的时候，车停了下来，让我们下来。不过我们又被提前了一点儿，这样的话，找水井又会容易一点儿，也少了许多后来发生在后面的事情。

尽管卡车只行驶了很短的一段路程便停了下来，但就是这段路程救了艾伦等人的性命。艾伦心有余悸地说，我希望卡车能把我带到底，不过，就这么一点路程也帮了大忙了——我没有被卷入发生在我们后面的暴行里面。